

● 燕赵文化研究

试论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宣传

刘庆礼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31)

摘要:西战团是一支以宣传抗战为宗旨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该团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文艺宣传活动,其注重文艺宣传的形式、文艺宣传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文艺宣传的效果等,对抗战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西战团,晋察冀边区,文艺宣传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573(2009)03-0059-06

西战团(全称“西北战地服务团”)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扩大宣传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经中宣部组织调配,以“战地记者团”和抗日军政大学部分学员为基础,于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的一个综合性文艺团体,著名作家丁玲和吴奚如被任命为正、副主任。同年11月,西战团奉命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此后5年多的时间里,西战团和根据地抗日军民一起,积极参加反扫荡斗争,同时深入边区部队和农村,用戏剧、音乐、文学、美术等多种文艺形式创造性地开展,对抗战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对于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的活动只是稍有提及^①,本文拟从文艺宣传的主要形式、文艺宣传的内容和艺术特色、文艺宣传的效果等三个方面,对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宣传进行尝试性论析,从而打开已经尘封的历史记忆,再现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进行顽强战斗的卓然风采,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叱咤风云的文艺团体如何驰骋疆场,为宣传抗日、拯救危亡而奔走呼号的历历往事。

一、文艺宣传的主要形式

西战团在周巍峙副主任的率领下,从延安出发途经山西辗转于1939年1月初抵达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位于山西、察哈尔和河北省交界地带的晋察冀边区,由于地域比较闭塞,长期以

来经济相当贫困,文化十分落后。“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扫荡和军事封锁,无异于雪上加霜,更使这里萧条破败、冷清凄凉。虽然民主根据地的建立使边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其精神文化生活仍然十分贫乏。西战团到来之前,边区的艺术团体仅有属于部队的几个剧团,而剧团中真正能够称得上艺术人才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他们对艺术大都没有掌握,更谈不上娴熟运用。至于群众性的文化艺术活动,限于客观上的贫困落后和主观上的自我封闭等不利因素,要想大范围地开展就更是难乎其难。因此,边区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西战团一进入晋察冀边区,团员们便克服自然条件恶劣、工作环境艰苦的实际困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文艺宣传活动之中。他们翻山越岭、走街串巷,广泛接触群众和士兵,通过扎实的工作,使边区的文化娱乐活动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出现了人人参与、热闹非凡的空前盛况。边区的主要宣传对象是农民和农民出身的战士,他们对活动的积极参与和主动融入,扩大了宣传的工作空间,丰富了边区群众的生活内容,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进行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西战团开展的文艺宣传活动丰富多彩,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发起“街头诗运动”

街头诗是一种富有鼓动性和群众性的文艺宣传形式。继1938年8月共同倾力发起延安的“街头

收稿日期 2009-05-22

作者简介:刘庆礼(1968-)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诗运动”之后,来到晋察冀边区的田间、史轮、邵子南、曼晴等人,又使“街头诗运动”得以在晋察冀边区迅速展开^②。1939年上半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街头诗运动”在晋察冀边区风行开来。“各村街头也都贴满了街头诗歌和街头墙报。尤其是新诗歌,已为晋察冀广大的知识之群所爱好。练习诗歌的写作,已成为一种风气。”^③1939年8月,为开展“街头诗运动”周年纪念活动,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群众自己也开始创作街头诗,促进了晋察冀边区“街头诗运动”的广泛开展。

街头诗提供了极为宽阔的宣传阵地,吸引和培养了众多的读者。据史料记载,“一册街头诗集《粮食》,仅两个月就在晋察冀出售7000多本。而当时在大后方,一本诗集充其量不过印刷2000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街头诗的威力及大众对它的喜爱了。”^④

(二)参与“晋察冀戏剧运动”

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而艺术又是最具感染力的一种形式,戏剧也不例外。西战团把戏剧作为重要的文艺宣传形式。为使戏剧更好地适应抗战需要,成为宣传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西战团大胆尝试戏剧改革,着意进行艺术创新,取得了突出成就。

1. 1939年5月,西战团专门开展了关于旧戏和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戏剧、发展新的艺术形式的原则,特别强调边区今后的戏剧工作应以话剧为主。西战团率先带头演出话剧,并组织创作了《拥护抗日军》、《一个区长》、《好媳妇》、《坚强》、《自首前后》、《程贵之家》等一批让人耳目一新的优秀话剧作品,同时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包括凌风、牧虹、贾克、朱星南等戏剧人才在内的话剧创作队伍,开创了边区话剧演出新局面。

2. 西战团创立了歌剧这一令人瞩目的边区新剧种。1939年8月,西战团深入滹沱河沿岸,利用当地流行的民间小调,编成小戏进行演出。虽然是极简单的创作,但效果颇佳,由此激发了大家对歌剧的创作热情。再接再厉的探索实践,终于使西战团在1939年9月创作出在团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的第一部真正的歌剧,这就是《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新歌剧的演出,不仅在西战团是第一次,即使在整个晋察冀边区也具首创之功。自此,西战团一发而不可收,又陆续推出小型歌剧《相信谁》、儿童歌剧《反懒汉》等。之后,西战团耐心扶植和倾心培

育这个新剧种,并在1940年2月成立了歌剧组,为晋察冀边区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间,西战团新创作的有影响的歌剧有《团结就是力量》、《不死的老人》和儿童歌剧《八路军和孩子》等。

3. 西战团创造了田庄剧这种别开生面的戏剧演出新形式。田庄剧取材于抗战时期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以此来宣传抗战,教育民众。田庄剧又叫活报剧,实质上是先已有之的独幕话剧的变种,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情景剧。由于敌后战事复杂、物质条件缺乏,曾几何时田庄剧应运而生,而其首倡者就是西战团。田庄剧利用现成的街道、打麦场及大的院落等自然环境作为舞台,不受灯光、布景等方面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演出,遇有敌情还可以及时转移,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同时,由于田庄剧以战争环境为背景,又在实地进行演出,更增加了高度的真实感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资料表明,当时西战团根据抗日斗争需要而创作的《石头》、《慰劳》、《哈娜寇》等田庄剧,在群众中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

(三)创办“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

为了尽快地从根本上改变晋察冀边区的文艺落后状况,西战团在进行大量的创作和不停的演出,直接为这里的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同时,还采取开办“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的方式,为边区培养能够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文艺工作的最基层的文艺干部。

西战团戏剧组的同志根据实际情况,首先确定了办班的宗旨,然后又对教员、教材、教授方法、课程设置等问题作出具体安排。经过周密细致的工作,于1940年先后在唐县、完县、繁峙开办了三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为地方培养了700多名文艺宣传骨干,使他们在思想意识、业务素质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不仅学会了许多新歌,还学会了指挥、识谱,个别的还能够作曲;大都掌握了写诗、写美术字和写通讯等基本要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工作能力。此外,他们还深入根据地农村,帮助组织了100多个村剧团。

西战团开办的“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在晋察冀边区乃至全中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他们的经验得到了普遍推广和广泛普及,边区一些文艺团体纷纷效仿,竞相开展类似活动。为此,晋察冀边区剧协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了训练乡村文艺干部的决议,使之成为边区长期而重要的一项工

作。西战团开办的“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基层文艺干部,根本解决了晋察冀边区文艺落后的问题,也为晋察冀边区及整个解放区的文艺繁荣闯出了一条新路。

(四)发动对敌“政治攻势”

1941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大“扫荡”,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实施极为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边区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军民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以防不测的回旋余地也随之无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边区党政领导决定发动对敌政治攻势,并发出了“开展政治攻势,向沟线外出击”^⑤的战斗号召,倡导剧团(社)等艺术团体“到敌后的敌后去”、“到敌寇的碉堡下去演戏”。西战团积极响应,选拔了20多人组成政治攻势宣传队,在武装工作队的护卫下,到平山、繁峙等县潜入日军据点周围的村庄进行对敌宣传演出。据不完全统计,在三次政治攻势中,西战团和其他剧团(社)曾先后在游击区和敌占区演出315次,举办展览109次,书写标语234件,编写大小剧本188个,谱写歌曲91首,创作通讯、报告、宣传诗等154篇;此外,还进行街头宣传215次,吸引观众12.5万人。^⑥这种主动出击型宣传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极大地鼓舞了边区抗日军民的战斗士气,有力地打击了来犯之敌的嚣张气焰。

(五)重视刊物的出版工作

在晋察冀边区,西战团开辟的文艺宣传阵地十分广阔,街头有宣传,战场有歌声。为了进一步配合抗战,扩大文艺宣传的影响,西战团非常重视刊物的出版工作,除了著名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集》、《西北战地服务团通讯集》之外,作为西战团团长的丁玲还亲自主编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10种。西战团通讯组的诗歌创作最为活跃。1939年1月,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方冰等人,以“战地社”之名编印了油印刊物《诗建设》。1939年4月至1940年8月,该刊又以“战地社”的名义,出版了一套“诗建设丛书”。作为晋察冀诗歌运动的主阵地,《诗建设》在前后坚持四年半的时间里,积极扶植诗歌创作的新生力量,努力倡导大众化的新诗,共出刊50多期,发表边区数十名诗人和上百名诗歌爱好者的诗作800多首。^⑦在战事频仍的条件下,创造了如此之大、如此之好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西战团还创办了美术刊物《战地画报》、音乐刊物《歌创造》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歌创造》也

是创办于1939年的油印刊物,这个当时边区唯一的音乐专刊,前后共印发了近40期,除为满足一般群众的需要,刊发了400多首群众喜爱的创作歌曲和搜集来的民歌外,还登载了音乐知识和音乐理论,对晋察冀边区的音乐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西战团出版的这些刊物,成为团员们同敌人奋勇搏杀的战斗阵地。同时,晋察冀边区和国统区大后方的广大民众通过这块阵地,从中了解到敌人的凶狠残暴、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深入人心和深得人心,以及由此给边区带来的勃勃生机,增强了他们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心。

二、文艺宣传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在晋察冀边区,西战团所有的文艺宣传活动都紧紧围绕不断发展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而展开,切实为现实斗争服务。揭露日军侵略暴行、颂扬抗日英雄事迹、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和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内容,一直是一根贯穿整个抗战时期的宣传主线。但宣传在内容上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他们开展经常性文艺宣传活动时,还注重突出不同阶段的宣传重点。也就是说,其文艺宣传的主题也要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现实斗争的需要所决定的。例如,在汉奸猖獗之时,就进行反奸宣传;在边区各级民主政府成立之时,就进行民主选举宣传;在经济困难之时,就进行大生产宣传,如此等等。

戏剧以其普及的大众化和演出的灵活性特点,成为西战团最青睐的文艺宣传形式,西战团文艺宣传中的戏剧表演,又因为反映生活的丰富性和内容的多样化,而使边区的民众对此情有独钟。

戏剧家凌风,也就是新中国电影奠基人之一、电影大师凌子风,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书香门第世家,早年就读于北平美专西画系和雕塑系,后又考入南京戏专舞台美术系,同时在表演系旁听。复杂的教育背景,培养了他的多才多艺,也成就了他的博闻强识。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凌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曾担任西战团编导委员会委员长职务。随团开赴晋察冀边区后,在演出环境条件发生极大变化的情况下,他将电影思维成功地运用于戏剧艺术,创造并倡导了田庄剧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演出形式。他躬耕亲为,身体力行,不但编导田庄剧,而且演出田庄剧。他编导的田庄剧《哈娜寇》,还获得了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很值得一提的,是气势恢宏、形式奇特的大型田庄剧《跟着聂司令前进》的

演出。那是在1941年7月,为纪念建党20年周年和举办第二届边区艺术节,在平山县陈家院军区机关驻地举行的为期一周的文艺会演中,包括西战团在内的各剧团(社)及部分部队约500人联合演出了大型田庄剧《跟着聂司令前进》。该剧的编剧、导演由丁里、崔嵬、汪洋等担任,聂司令则由凌风饰演。^⑧在一片辽阔的大地和苍茫的山水之间,汇集了两万多人,他们中既有八路军指战员,也有边区民兵,更有无数老百姓。随着夜色的降临,在不远处逶迤连绵、深沉靛蓝的山峦间亮起了几点火星,整条起伏的火绳接着被点燃。突然,早已站立在山头上的人们用燃烧的火把组成了“晋察冀”三个耀眼的大字,这犹如一道响亮的号令,迅即使整个大地受到了感召。只见迤迤二三里的山脚下、河岸边灯火齐明,只听歌声、锣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接下来,一幕幕与晋察冀人们的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出现在“田庄”这个大地舞台上:这边在表演送子参军,那边在表演民主选举;另一处在表演开荒生产……最后,参加庆祝大会的两万多边区军民,随着一声令下,齐集在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然后跟随“聂司令”一路浩浩荡荡,高歌猛进,奋勇杀敌!^⑨这种大规模的场景,这种原生态的况味,这种形而上的蕴涵,这种大手笔的创意,足以让人们为之震撼,让天地为之动容。

西战团文艺宣传中的戏剧如此,其他文艺宣传形式从内容到特色,也丝毫不逊于戏剧。总体而言,此间创作的歌曲、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强烈而鲜明地反映了轰轰烈烈的时代气氛和乐观昂扬的精神面貌,在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群众对文艺反映抗日的迫切要求。^⑩

1941年12月,为纪念在反扫荡中牺牲的英雄,激励全体抗日军民,西战团的诗人方冰和时年还不到30岁的作曲家李劫夫,在平山县两界峰村谱写了后来流传久远并成为李劫夫代表作的叙事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⑪,又随即刊登在1942年1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老百姓”副刊上。歌曲将北方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艺术手法娴熟地运用于歌曲创作之中,既扩大了歌曲体裁的表现容量,也增强了歌曲主题的感情力量。在那优美而又熟悉、清新而又略带悲凉的旋律中,寄托了人们对抗日小英雄的哀思和对日寇的憎恨;且在抑扬顿挫、低沉悠缓的咏唱中,树立起了王二小的英雄形象。自此,“王二

小”这个复合人物形象和他的感人事迹很快在晋察冀边区广为流传。

邵子南曾先后担任西战团党支部书记、政治干事,身兼军政人员和诗人作家双重身份。他投入火热的战斗生活,满腔热忱地写出《告诗人》、《英雄谣》等街头诗,他还是白毛女故事的最早收集、整理者之一,在解放区也写过很多有影响的歌词。他的《李勇大摆地雷阵》(原名《李勇和他底地雷战》)^⑫,是他在参加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斗争中,跟阜平李勇的游击小组一起同吃同住同战斗之后,根据亲眼目睹的真实事件为素材创作完成的。作品叙写了李勇率领他的游击小组大摆地雷阵的故事,着重描述他们巧布地雷阵,创造出灵活多变的战术,最终克敌制胜、毙敌无数,使日本鬼子尸横遍野、望而生畏。作品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激昂振奋和诙谐幽默的笔触,反映了敌后游击区的战斗生活和抗日热情,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人生斗志。《李勇大摆地雷阵》的发表轰动了整个文坛,一度被誉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⑬,作者本人也因此光荣地参加了晋察冀边区群英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根本法宝,是时代赋予四万万同胞的历史使命。出于统战的目的和抗日的真诚,为了真实地报导抗战,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体现全民的抗战精神,西战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事迹的宣传也不惜笔墨、不遗余力。例如,在史轮的山东花鼓词《十三月》^⑭中就有“正月里来,正月正,我们的领袖是蒋公,坚决抗战保卫祖国,他是我们中国的铁长城。……五月里来榴花红,少年英俊是陈诚,指挥沪战几个月,敌死伤十万挂零……”的诗句。

被闻一多称为“擂鼓诗人”和“时代的鼓手”的田间,随西战团到达晋察冀边区后十余年,一直在边区坚持斗争,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他曾在晋察冀边区当战地记者,参加过百团大战,1941年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副主任,1943年任孟平县抗联主任和县委宣传部部长。其间,为探索新的创作风格,他开始了多以翻身农民为题材的叙事诗创作,作品以《抗战诗抄》、《名将录》、《太原谣》等为代表。长期的边区生活给他的创作施以新鲜养分,带来无限灵感。这些诗精练而形象,坚实而有力,音调铿锵沉着,节奏急促稳健,在朴素和富于鼓动性的诗句里,充满

着火热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表现了战斗的情绪和气势,激起了读者感情上的共鸣。这种鼓点式的短行诗,以其崭新的诗歌形式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当时诗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还需要论及一点,西战团的文艺作品有一个共同而鲜明的特点,就是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借用民间朴素的形式和方言土语的语汇,充分体现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愿望和诉求。以邵子南的小说为例,《李勇大摆地雷阵》等小说运用了人们喜闻乐见的说书题材,使作品“具有一听就懂的特点”^⑤。通俗的文体和直白的语言虽然有时显得粗糙和稚嫩,但却因为适应边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而广为群众所喜爱。况且,这个时期无论街头诗还是其他通俗文艺创作,为了及时有效地反映迅速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在“作家既缺少深入的生活实践,作品也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的情况下,往往是以急就章的形式出现,因而造成“热情有余,深刻不足”。^⑥但公平而论,这也实在情有可原,无可苛责。因为在最充裕的时间和最完美的呈现因条件不允许而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运用通俗文艺形式和采取以急就章的办法,恐怕就是最合适的不二选择。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政治的需要。

三、文艺宣传的效果

在边区,西战团的文艺宣传彰显了本民族所独具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质,在文艺宣传阵地上发挥了非凡的战斗力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西战团文艺战士的宣传,给枯燥的战争生活增添了生机,激发了活力,收到了宣传民众、教育民众、团结民众、唤醒民众、组织民众的极好效果。

以下,我们列举一些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真实难忘的动人情景,借以说明西战团的文艺宣传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和所取得的社会效果。

1. 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和《狼牙山五壮士》等歌曲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每一个村庄,歌曲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教育和鼓舞了广大的抗日军民。冀东有一支八路军小分队,在一次敌众我寡的战斗中,被敌人包围在滦县大平原的苏河两岸,他们毅然把枪捆在自己身上,手拉手高唱着《狼牙山五壮士》,一起跳入苏河英勇牺牲^⑦。

2. 戏剧作为有力的宣传武器,在晋察冀边区充分发挥了应有的社会效能。通过创作和演出大量富有战斗气息、鼓舞人心的戏剧作品,教育了晋察冀

边区1200万民众,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政治水平,以至于出现了“多少壮丁,由于看了一出戏,而自觉的,坚决的参加了抗日部队。不少顽固分子受到戏剧的感动而悔过自新”的感人景象^⑧。《慰劳》的演出效果也非常好,“这个戏给伪军演出时,每每满座哭泣声。一次有个伪军小队长,看过戏之后,当夜就请求敌工部的同志给他安排任务。”^⑨

3. 解放区的木刻运动伴随着抗日战争整个时期,它堪称一把永不停息的利刃,对解放区的战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2年,在反扫荡战斗中,晋察冀边区的美术工作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敌美术宣传战。在这些美术作品中,时任西战团美术队队长的徐灵所创作的木刻《日兵之家》是颇有影响的一幅。作品为了着力渲染日本人诅咒战争的忧郁氛围和盼望亲人归来的思想情感,深刻地刻画了一个望着屋内凄然而卧的儿媳和孙儿默默祈祷的侵华日军士兵的母亲形象,而串演着盼儿、盼夫、盼父不同角色的这老少三代人早已陷入赤贫的绝境,挣扎在死亡线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军士兵多思乡厌战,统战工作者把《日兵之家》制成明信片,装入慰问袋,向日军广泛散发;日军士兵也暗中传看这幅作品,有的甚至偷偷地将明信片寄给家乡的亲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敌人的军心,令其上层十分震惊和不安^⑩。

从西战团1939年1月初赶赴晋察冀边区,至1944年4月初奉命调回延安,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生活、战斗的五年多时间里,思想得到了教育和锻炼,情感受到了熏陶和感染。在晋察冀边区,西战团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特殊的环境使西战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也使他们的文艺宣传更贴切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起初,他们刚到晋察冀边区时的宣传效果并不理想,群众对他们从延安和大后方带来的文艺样式和表演艺术并不认同,“无论表演技巧是如何好,很少得到观众的称赞。对于他们的戏,观众想到的只是煌赫、瑰丽,距离他们的生活太远了。”^⑪1943年晋察冀边区的文艺界开始整风,团员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改变了工作作风,兴起了向老百姓学习的热潮。在工作中,团员们坚持走与民众相结合的文艺宣传道路,寻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大众化和民族化。在这一过程中,团员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觉悟提高了;在团员之间和团员与当地民众之间,形成了相

互学习、相互帮助的良好氛围。在实践中,团员们注意吸收民间优秀的文艺形式,以有利于文艺形式的多元化,有利于提高自身的艺术水平,使文艺宣传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西战团在晋察冀边区的文艺宣传活动如火如荼的蓬勃开展,积极配合并有效推动了晋察冀边区的各项工作,使这里的反扫荡运动、大生产运动、除奸运动和民主选举运动等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根据地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以至于“成为全世界人士注目的,全中国的模范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②。

注释:

①周健发表于《人文杂志》1983年第4期的《“西战团”的成立及其初期活动》一文,是专门论述西战团的文章。该文虽然详细论述了西战团的组建及其早期活动,但对于该团在晋察冀边区的活动却涉及不多,而事实上西战团存续期间的主要活动则是在晋察冀边区。

②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92页。

③⑮⑰⑱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7页、151页、153页、18页。

④⑥⑫⑲周巍峙:《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回顾》,晋察冀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编:《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大事记》,花山文艺出版1998年版,第14页、41页、17页、47页。

⑤田本相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517页。

⑦⑰⑱⑳王剑青、冯剑南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5页、24页、370页、563页。

⑧赵朕:《活跃在敌后的文艺尖兵——晋察冀剧社扫描》,《唐山师专·唐山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4期。

⑨陆其国:《天地动容》,《文汇报》2007年8月1日。

⑩⑯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9页。

⑪李劫夫:《劫夫歌曲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83页。

⑬欧阳山:《邵子南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⑭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西北号角》,第72页。

⑮欧阳山:《〈邵子南选集〉序》,《邵子南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 学诗

责任校对 浩宇

On the Literature Propaganda by Northwest Battleground Service Group in Shanxi, Chahaer, and Hebei Border Area

Liu Qingli

Abstract: Northwest Battleground Service Group i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team to call for the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It organized a series of propaganda activities, focusing on the form, content and effect of such work,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Key words: Northwest Battleground Service Group; Shanxi, Chahaer, and Hebei Border Area; literature propaganda